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

经济（下）

中国文史出版社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

葉選平



经济(下)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 经济, 下/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2. 7
ISBN 7—5034—1254—2

I. 文... II. 全... III. ①文史资料—中国②经济史—史料—中国—民国 IV. K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35443号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23号

印 装: 河北省邮电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 787×1092毫米 1/16

印 张: 65.25 (全书总印张: 1491.25印张)

字 数: 1508千字 (全书总字数: 34453千字)

印 数: 2000册

版 次: 2002年8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02年8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200.00元(全书26卷)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工厂负责退换。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

经济（下）

名誉主编	朱达人				
主 编	陶人观				
副 主 编	丁法章	张 乾	姜义华	徐福生	高韵斐
	傅建华				
编 辑	丁蜀滇	刁仕军	马长林	邓 健	田乃立
	包红英	江俊绪	朱正谊	完颜绍元	
	李小棠	李培栋	吴金雅	何兆源	余子道
	沈培端	张 乾	武重年	范向东	林丙义
	金文亮	周育民	施福康	姜义华	姜方昆
	姜梦弼	徐福生	高韵斐	唐 明	唐国俊
	陶人观	程 群	傅建华	雷 力	

目 录

· 工 矿 企 业 ·

英商纱厂中的包身工	史镜清 (1)
日寇进入上海租界后华商纱厂所受的压榨	韩志明 (2)
抗日战争时期的雷引飞机制造厂	向 圯 (5)
上海卷烟工业概况	经 伦 (7)
上海卷烟工业和卷烟商业述略	江森裕 (13)
上海华成烟公司的几件事情	戴伦序 江森裕 (20)
华成烟公司史料节录	江森裕 (25)
上海德隆烟厂和厂主王维瑄	江森裕 (34)
上海瑞伦烟厂和厂主王维琳	江森裕 (35)
贵州的卷烟工业	黄英民 (36)
我所知道的英美烟公司	赵荣宝 (48)
英美烟公司与卷烟税二三事	甄 林 (55)
英美烟公司与中国卷烟市场	赵晋卿 (57)
英美烟公司天津分公司概述	李文奎等 (66)
成都纸烟业	万树成等 (71)
英美烟公司与重庆卷烟市场	杜振华 (79)
汉口英美烟公司经营片断	刘立诚 (86)
武汉英美烟公司概述	宋少白 (90)
记迁川工厂联合会	庄茂如 (93)
湘桂撤退亲历记	孙锡华 (97)
改造陈旧机器 支持抗日战争	寿乐英 (104)
抗战胜利后上海内迁工厂复员“优惠承购”敌伪工厂的经过	陈禾章等 (106)
中国全国工业协会在抗战末期的一些活动	陈仰之 (111)
关于张謇的点滴	季新益 (115)
在李烛尘身边十年	黄叔眉 (122)
爱国创业的刘有道先生	刘培元 (124)

· 商 业 ·

- “胜芳蔡”发家史 蔡慕韩 (129)
- 北京金店业历史沿革概况 刘一峰 (138)
- 瑞蚨祥的创设和经营概况 冯吉辰 (143)
- 北京瑞蚨祥掇遗 施乐渠 (147)
- 为北洋军阀服务的永增军装局 刘庚白 (158)
- 孙学仕与正阳楼和正明斋 刘一峰 (166)
- “糖老虎”自述 卢炳光 (168)
- 天津的冰窖行业 王藕堂等 (175)
- 李魁元与天祥市场 陈宝清 (190)
- 天津泰康商场 朱道孔 (199)
- 杨柳青石家的兴衰 石梦龄 刘毓琯 (204)
- 大盛魁的创始人和几位后任经理 内蒙古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210)
- 归化城“食店行”的变迁和经营管理 刘映元 (214)
- 太原华泰厚服装店的历史变化 田瑞庭 (231)
- 太谷曹家商业资本兴衰记 聂昌磨 (234)
- 郑州市商业市场的变迁 李增琦 (244)
- 漯河粮市史料 刘植生 (248)
- 王性尧与星五聚餐会 李文杰 (263)
- 上海兴圣街绒线业的历史沿革 张子甫等 (265)
- 三墩朱泰和发家史 邬翰清 (274)
- 汉口邹协和金号四十年 邹凤祥 (291)
- 汉口的邹紫光阁笔店 邹彝新 (299)
- 南昌百年老店黄庆仁栈 杨寿祥 (307)
- 德厚荣十年春梦记 李梦初 (310)
- 广州万和脆皮挂炉鸭的演变史 杨绍权 (316)
- 兰尧衢与利昌公司 兰復初 兰德尊 (319)
- 浙江宝成银楼在成都的经营经过 范光明 (332)
- 俞凤岗与成都春熙路 姜梦弼 (338)
- 中国人创办的第一家药房——上海中西药房 孙德祥 (349)
- 五洲药房四十七年 谭玉林 项泽楠 (357)
- 我经营西鹤年堂药店的经过 刘一峰 (368)
- 天津中药业的过去 刘华圃 高克成 (371)
- 全国四大药铺之一的叶开太 傅用宾 (379)
- 漫谈广州中药业 邓广彪 (386)
- 连绵二百余年的成都同仁堂 姜梦弼 (409)
- 重庆伍舒芳膏药店 伍敬兴等 (416)

天津的鱼栈行业	陈静波 (421)
旧上海的外鱼市场与外鱼洋行	黄振兴 (427)
实业部上海鱼市场始末	黄振兴 (433)
“孤岛”时期的上海中法渔业公司	黄振兴 (448)
汉口华商总会始末	张翼云 (459)
广东官商勾结舞弊之见闻	罗翼群 (464)
刘航琛孙连仲合办利济公司经过	王铸民 (474)
辛铸九回忆	辛铸九 (478)
江西首富周扶九	梁仁道 (488)
我是怎样被称为“赵财神”的	赵健臣 (491)
旧中国天津的公证行——保禄洋行	韩文彬 (501)
天津永盛洋行的投机活动	齐协民 (508)
德商禅臣洋行在华掠夺的片断	吴明焯 (510)
天津禅臣洋行化学西药部的片断罪恶资料	陈福康 (515)
德商世昌洋行与鲁麟洋行	王焕如 (516)
天津法商立兴洋行的片断回忆	崔少波 (518)
天津新泰兴洋行收购甘肃羊毛的内幕	毓 运 (522)
我在德商西门子洋行二十年见闻	孙秉衡 (526)
天津兴隆洋行内幕	高幼珊 (531)
日本洋行在山东潍县制贩海洛因毒品的情况	毓 运 (539)
新沙逊洋行片段	陈其鹿 (542)
德商礼和洋行在华经营军火的情况	丁福成 (546)
汉口美商德士古煤油公司概述	王炽章 (555)
垄断汉口生漆出口日本的日商洋行	江自安 (562)
汉口英商和记有限公司简介	徐陶庵 (567)
英商广州怡和公司始末	郭泽铨 (571)
广州美商德士古公司简述	郑炳华 (575)
洋行垄断下的重庆山货业	杨灿雪等 (585)
重庆亚细亚油公司	应社多 彭燧良 (601)
外国人在蒙自经营的商业	万湘征 (607)
我所知道的协和贸易公司	汪季文 (612)
有关华俄陆上贸易的片断	孔昭深 (625)
奉天利达公司经营猪鬃皮张出口业务的追记	高祚新 (629)
汉口生丝出口贸易概述	朱和庭 胡筱轩 (634)
刁峻霄与德记洋行	刁元章 (639)
天津粮台冯家	冯相之 (649)
有关张家口怡安公司的一些回忆	韩茂如 (658)
上海工部局的买办间与潘氏买办家族	潘世瑤 (662)

- 美孚洋行的江西经理赵干卿 章迪生 范心田 (668)
 长沙英商怡和洋行“代理”陈雨洲点滴 林豹岑 (674)

· 交通邮政 ·

- 在旧中国南、北交通部的见闻 张梓林 (678)
 旧交通部第二交通警察总局简史 陈启奎 (685)
 京汉铁路二十五年见闻录 刘一峰 (692)
 东北铁路十年回忆 卢景贵 (708)
 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在东北的铁路侵略 卢景贵 (721)
 九一八事变后关内外一度通车的经过 张 鹏 (732)
 陇海铁路筑路纪要及二十余年之见闻 田 蓁 (735)
 关于沪宁、沪杭甬铁路的片断回忆 沈叔玉 (748)
 沪杭甬铁路修筑与营运的追述 陈亦卿 (756)
 沪宁、沪杭甬两路接通和统一调度的经过 汪佩青 (762)
 英国对沪宁铁路掠夺的概况 韦昭章 (763)
 洋人与官僚权势下的沪宁沪杭两路 陈湘涛 (766)
 两路瞻养储金会 陆宝淦 (768)
 南浔铁路与我家 熊正瑞 (771)
 抗战胜利后的粤汉铁路 马毓英 (774)
 华盛顿九国公约与我国铁路运价的关系 高鹿鸣 (784)
 三十年代前期国民党的公路政策及其实施 章 勃 (789)
 抗战前国民党政府修筑西北公路的经过 陈浩中 (800)
 抗战中期到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公路行政的沿革 徐允鳌 (803)
 抗战胜利后公路总局的恢复与灭亡 章 勃 (814)
 天津北方航业股份有限公司概述 陈世如 (819)
 川江航业史片断 程禛云 (834)
 万县“九五惨案”目睹记 程禛云 (846)
 汉口英商太古公司的概况 杨德周 (848)
 英商宁波太古公司 包俊文 (864)
 关于怡和洋行“隆和”轮的一些情况 唐明炯 (874)
 抗战期间国统区办理驿运的回忆 章 勃 (877)
 我所知道的陕西驿运 郭铁民 (883)
 天津比商电车电灯公司概述 刘宝华 (890)
 天津比商电灯电车公司工人运动片断 董延龄 (897)
 旧中国邮政系统的派系活动 梁绍栋 (899)
 我所见闻的旧上海邮政及邮务工会 孙宗源 (908)
 外资在甘肃开办的邮政局 毓 运 (912)
 旧中国邮政中的洋员 李质君 (915)

一九二六年传真电报在京津开业记	夏沧一 (919)
一九二七年出席国际无线电会议的回忆	夏沧一 (921)
帝国主义侵犯我国电信主权史话	厉积良 (923)
外商控制我国电信事业简述	徐家瑞 唐明炯 (932)
中美合办中国电气公司交涉简史	许元芳 (936)
九一八事变前日本侵略东北电政纪实	卢景贵 (945)
略忆“九一八”后关内外“五通”的谈判经过	许炳堃 (953)
我在日内瓦国际电信会议中起义的经过	宗之发 (954)

· 农业水利 ·

旧中国的合作事业	章元善 (957)
关于国民党的农村合作社	汤允夫 徐侠成 (965)
豫鄂皖赣四省农村合作指导员训练所始末记	张克明 (971)
敌伪时期湖北全省合作联社的罪恶勾当	知 非 (974)
我所知道的芬次尔和陕西省林务局	白荫元 (976)
“贪污土劣是堤蠹”	胡忠民 (980)
解放前泾惠渠兴修水利概述	赵 璧 (983)
都江堰工程管理亲历记	熊达成 (987)
四川省水利工程师学会的成立和活动情况	熊达成 (1000)
记成都水工试验室	熊达成 (1002)
乌龙茶的两颗明珠	倪郑重 (1003)
信阳毛尖茶概述	信阳市政协文史资料征集小组 (1008)
南路边茶史实记	余孟荪 (1013)

· 手 工 业 ·

六十年前话玉行	朱熙岑 (1018)
老北京的席棚业	李宗度 邢大安 (1024)

· 工矿企业 ·

英商纱厂中的包身工

史镜清

我在上海纺织工厂任技术工作十余年，对英商纱厂雇用童工的情况有所见闻。

英国纱厂推行封建工头制度，由工头包办工人的进退，从而出现了半殖民地的社会怪胎“包身工”。那些“包身工”大都是年轻小女孩，年龄十三岁至十六岁。每当厂内需要工人时，工头就到农村去招募，经工头与家长谈妥后，家长需在包身契上签字。契上写明：“衣食住行，一应归工头负责，领得工资，全归工头，疾病生死，一听天命。”包身年限和包身费由双方协商决定，实际上都由工头决定。一般的包身年限是三年，包身费是三十元。签约后工头应交清包身费，然后才能将人带走。但实际上工头总是托故不肯一次交清，遇到农村天灾人祸时，给得更少。吸血成性的工头们认为，就是一文不给，乡下人也会把女儿交给他的，因为作父母的总不忍心让孩子在家里饿死。

“包身工”到了工厂，先要经英人检查身体，如不合格，不但要遭工头的毒打，还要在工头的工房内做笨重的苦役，等候下次再验。各个工头手下至少有六十多名“包身工”，她们都住在工头控制的工房内，如房少人多，就在上面搭阁楼。睡觉时，一个顺头，一个倒头，按次睡下，挤得没有插足的地方。

工头的老婆，工人都叫她老板娘，非常凶恶，无论在工房内或工房外，都不许“包身工”和别人讲话，如被发现，就要遭到毒打。“包身工”的伙食，每天是一干二稀。干的是每天上工带的两个小饭团；稀的是薄粥汤。如上夜班，次晨下工，老板娘不许她们马上睡觉，要她们到小菜场去拾菜皮，“包身工”吃的菜，老板娘从来不花钱买。

乡下小女孩初进工厂，见那飞快转动的机器，听了轰隆隆的机器声音，不免害怕。而工头又不耐心地教手艺，“包身工”接不住纱头，在厂里要挨工头的打骂，回到工房，还要挨老板娘的折磨，因为手艺学不好，厂里是不给正式开工资的。

她们每天工作12小时，上厕所都有次数规定。如果违反规定被监工的英人看见，就要拳打脚踢，有时还要扣工资。回到工房里不是被老板娘毒打，便是饿饭一顿。

英国老板一般每月每人给工资十多元，工头将工资的大部分装入了自己的腰包，“包身工”长时间的艰苦劳动，得不到应有的营养。疾病痛苦，无人关怀。结果，那些“包身工”都是瘦弱不堪，手脚像“芦柴棒”一般，有的甚至被折磨致死。

“包身工”好不容易熬到期满，还不能马上就摆脱工头的魔爪，总要给工头多做几个月才能获得“自由”。满期后形式上得到了“自由”，实际上仍在英商纱厂内继续遭受残酷的剥削，付出沉重的劳动，只获得低微的报酬。

(1965年4月)

日寇进入上海租界后华商纱厂所受的压榨

韩志明*

1941年12月8日晨，我照例出门驱车到厂里去，只见租界内马路上有日本军队站岗和穿梭巡逻，气氛紧张。看了报纸才知道日本飞机偷袭珍珠港，爆发了太平洋战争。

1937年日军挑起“八一三”事件之后，日军驻扎在苏州河以北的沪东一带，其后又在沪西地区设立了敌伪特务机构，上海人称之为“歹土”。在市区公共租界范围之内，没有日本军队驻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驻租界，把美英侨民关进集中营，并立即派兵封锁各大仓库，接管英美国籍的产业。“八一三”以后，上海有些棉纺织厂厂主因怕财产被日军“接收”，竞相找英美商人出面保护，送他们一笔丰厚的酬金，将自己的企业登记注册为外商企业。太平洋战争爆发，其企业反而因此作为“敌产”被日本人“接收”了去。企业主为此四处奔走，走门路向日本军管部门说明真相并重金贿赂，才陆续发还。许多厂都蒙受了一大笔损失，著名的大厂有申新九厂、统益、崇信和中纺等厂。

日军发动袭击珍珠港时，它的战略物资极端枯竭。因此一踏进上海租界，马上“接管”仓库，企图把仓库内的储存物资攫为己有。那时纺织厂和棉花商号的仓库，有不少美棉、印棉储存。尤其是棉花商人看到仓库封锁，更急想把存棉脱手，但苦于已被冻结，无法提取。我所负责经营的荣丰纺织厂，也有几批外棉存在银行仓库，作为向银行借款的抵押品。荣丰设厂于越界筑路的大西路74号（现在是延安西路678号），当时因为经济困难，厂里存棉不多，平时靠勤进货度日。仓库封锁之后，棉花无来源，厂里就有断炊之虞。怎么办呢？这时有个朋友介绍一个人给我，此人名叫王阿东，宁波人，本来是在日本东京做红帮裁缝的，这时在上海无职业，住在一个妓院里和老鸨同居。我因他能讲一口流利的日本话，就雇用了他。带了他先到仓库，向看守仓库的日军，说明我们是办纱厂的，有棉花放在仓库内，厂里等着用，是否可以让我们提取。连恳带求，日军才说要凭“登部队”司令部发的移动证明，才可提货。又问明了“登部队”司令部的地址，是设在静安寺附近的一座犹太人的花园住宅内（解放后已改建为上海市少年宫）。我又和王阿东上门去找，再三交涉，总算见到了主管这事的日军头头，他听了表示可以给我们移动证明。我听了真是如逢大赦，连夜准备。次日先买了一小批放在没有日军看守的小仓库里的单色火机棉十几担，雇了一辆塌车，运送到厂，以察看沿路岗哨，是否会有阻碍，总算一路无阻，顺利送到了厂里。厂里工人早已翘首以待，看到棉花到厂，虽然是一小批，大家也是很高兴的。因为厂有希望不致关闭了。第

* 作者当时系上海荣丰纺织厂总经理。

一次运棉成功，也增加了我的信心，第二次就通过向“登部队”正式打移动证明的手续，把存在银行仓库的抵押品搬到了厂里。消息很快传了出去，有的棉商知道我们有办法，愿意把他们的仓库存棉也卖给我们。我并不乘机杀价，而是用远期支票、不付现款的条件，买了几百件长绒美棉，纺制32支到60支的细纱，只开了4000多锭，使其细水长流，以维持300多人的生活。恰巧厂的隔壁是一家手工染纱厂，是代色织厂、手帕厂染纱的。一墙之隔，开一个便门就可以把纱送过去，可以不受马路上敌伪军警的干扰。那时上海纱厂开工锭子很少，销售成品是不成问题的，我们就这样暂时维持了几个月的生产。

但不久日军当局宣布棉花统制，纱厂不许购买棉花。纱厂没有棉花，如何生存下去呢？为了生存，就只有偷偷地买走私棉花。那时上海有一帮走私商人，他们与敌伪宪警勾结，在农村廉价收购棉花，夤夜偷运进市区，送到厂里，索取高价。我们算下来还是有利可图，也就陆续偷偷购买。1943年7月的一个早上，厂里职员打电话告诉我，有一辆运棉的卡车被日本人扣押，并到厂里找负责人。厂里值班的职员不得已说出了我的住址。日本人一离厂，他就马上电话告诉我：“日本人捉你来了，马上设法离家。”但时间已来不及了，这时前后门已有人把守，正在敲门，我只得开了门让他们进来。他们说是日本领事馆南市派出所来的，就把我押上汽车。汽车开到老西门日本领事馆南市派出所门口停下，这时还不到7点钟。我立着等了近两个小时，一个日本人和一个翻译才来审问我棉花是哪来的？因为当时买走私棉花规定，货送到后付款，未到厂前一切风险，厂里是不负责任的，所以我推说不知道，以前也没有买过棉花。后来日本人又审问了卡车司机，司机说是荣丰厂买的。日本人又把我叫进去，左右开弓先痛打了一顿耳光，打得我两眼金星直冒，牙齿出血，然后他说：你不肯承认，卡车司机已全部说了，你赖不掉。我忍着痛还是不承认，因为我怕承认了，他们又要追问前后买了多少，向谁买的？这样祸水又要泼到介绍人和售方棉商身上，也怕厂里损失太大。我一言不发，呆立在那里。这时候公司事务所正因为我突然被捕而四出设法营救，他们打听到老西门日本领事馆南市派出所斜对面，有一家“西园饭店”是大赌场，老板叫李筱宝，是有势力的“白相人”，对日本人有“路道”。事务所托他设法营救。由于李筱宝向日本人说情，当天傍晚，花了两根金条，日本人才把我放了出来。事务所对李的酬谢当然是另外的。

隔了大约一个多月时间，日本宪兵队本部又派人带了翻译到天津路238号荣丰事务所来，指名要章荣初（荣丰的老板）、我和马燮元（荣丰的会计主任，后改名为马仲文）三人到本部司令部去。我们三人当时都不在事务所，他们就限第二天早上必须去投案。我们知道了，吓得不敢回事务所，坐了电车在马路上兜圈子躲避，夜里又借宿旅馆，不敢回家睡眠。第二天不得不硬着头皮前去。日本宪兵队本部设在北四川路天潼路的一座大楼里，去后他们把我们三人分开审讯。审章荣初的日本人叫浅野，此人作恶多端，残杀中国人民，后来调去常熟，人们称他为“常熟之狼”，抗战胜利后被枪决。审我的人叫伊藤。审马燮元的又是另外一个人。马身体孱弱，当时正患咳嗽，日本人怀疑他有肺结核病，马就故意咳得更凶，日本人怕传染，对他未加多问就匆匆结束了。伊藤要我招供一共买过多少走私棉花，我一口否认，他就和翻译拿了一根竹棍来，叫我跪在长凳上，他们把竹棍搁在我腿弯，一人一边坐上竹棍。我第一次尝到了夹棍的味道，痛

得我哇哇直叫。声音传到隔壁，被章荣初听到了，他就向浅野跪下恳求，愿代我受刑。这样我总算没有再受第二次刑罚。当天夜里，他们把我们收押了起来，关在与本部毗连的仁智里一家石库门房子里。有一个日本兵看守，算是临时牢房，要小便也得喊日兵押了去厕所。我们谁也睡不成，和衣坐在席上，睁着眼睛等天亮。第二天一早又把我们喊到了审讯室，审问我的还是那个伊藤。这时室外押着一个人头发蓬松、长发满腮、脚拖镣铐，唧唧走过，伊藤就吓我说，这个人押去枪毙的，你如果不招认，也要和他一样。我这时作了思想准备，宁死也不瞎讲。伊藤先叫我自述历史。我说我14岁小学毕业，就跟叔父去海门县学生意，伊藤说那地方是新四军的地方，你一定是新四军。我说我学生意是在1925年，怎么会有新四军呢？他还想再吓唬我，这时外面进来了一个穿军服的日本人，和伊藤叽哩咕噜了几句，审讯就立时中止了。一会儿把我们三人叫在一处，说你们现在可以出去了，我们就跟那个穿军服的日本人走出了宪兵队本部，那个人还用汽车把我们送到了天津路事务所。不一会荣丰的常务董事徐采丞也到了事务所，原来这次是通过徐采丞的营救，我们才得以放出来的。徐是杜月笙在上海的代表，与日本陆军部有联系，他是通过上海的日本陆军部向宪兵队本部疏通放我们的。我们关在宪兵队时，还看见了纱商巨富、义丰纱号老板陆秉甫和义丰的账房先生蒋明初，当时彼此都不敢招呼，装着不相识。第二天我们出去了，陆等还继续被关押。

1943年3月，日寇与汪伪策划成立了伪全国商业统制总会（简称商统会），会长是唐寿民。商统会之下有几个分会，其中之一是棉纺织品统制分会（简称棉统会），主任是聂潞生，设在当时的跑马厅内。商统会是一个搜刮中国民族工商业的物资供应日军的资敌机构，自从它的成立，上海棉纺织厂和纱布商号都无例外地受到洗劫。开始先是“限价”，是一种完全不顾工厂成本，自说自话定的价格，别样物价涨了几倍，纱布限价依旧不动。到了这一年9月，又宣布照限价强迫全面收购存纱存布。偿付办法是1/4以黄金作价抵付，1/4是半年后付伪储备券，再有1/2要等一年后付储备券。那时伪储备券不断贬值，厂商实际所得仅仅是限价1/4的黄金而已。至此我才看出日本人所以要把我们抓去，把陆秉甫关起来，主要原因是为了这个阴谋诡计出笼之前，先给上海棉纺织业来个下马威。陆秉甫是纱商大户，把他制服了，就可以慑服其他纱布商人，捉拿章荣初也包含这个用意。果然，纱布强迫收购一出笼，陆秉甫也被放出来了。

这次强迫收购，上海民族纺织工商业损失惨重，仅荣丰纱厂一家就被搜刮去细支纱587件。当时战争形势对日军越来越不利，日军掠夺物资也越来越凶恶，对中国民族工业更加肆意摧残，继垄断棉花资源，强迫收购纱布之后，又断绝对纱厂供电。上海的纺织厂大部分被迫停工。有的厂拆了一部分机器到产棉的农村地区开设小型纱厂，在当地产销，苟延残喘。这情况一直持续到1945年日本投降为止。

（1982年6月）

抗日战争时期的雷引飞机制造厂

向 圪

1939年初，大片国土沦陷，国民政府龟缩于西南地区。当时美国尚未参战，为了牵制日本的侵略势头，它与国民政府达成了合建“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厂”的协议。

瑞丽县位于云南省西南部中缅边界的丛山峻岭中，是较为可靠的战略性大后方。坝子（群山中的局部平原）状如砍刀，刀柄朝东，刀叶向西；南邻滇缅公路，西以南宛河为界，距南坎至八莫的公路不远，地理位置较为理想，于是决定作为建飞机厂的基地。

美籍董事长鲍垒在选择厂址时曾亲临实地考察，奔波之后择中了坝尾山脚下的一片开阔荒地，标名为——垒允（现称雷引）。

“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厂”（以下简称雷引机厂）于1939年3、4月间筹建，年底就出产品——教练机，每年可产各式教练机几十架。飞机的主要部件——发动机等由美国“道格拉斯”工厂提供，其他配件均为国产。教练机出售给国民党航空学校。工厂还装配DC1、DC2、DC3三种型号运输机，部件皆由美国进口，该厂仅承担装配任务。这个厂是我国的第一家飞机制造厂，为抗日战争作出过一定贡献。

厂长是美国人，叫亨特。经理为富斯。工厂有二十个车间，车间主任都是美国人。全厂有美国管理和技术人员三十余人，中国职员和工人近二千人。中国籍人员主要是杭州飞机制造厂的全班人马和上海大隆机器厂迁来的职工，约五百人，还有来自广州、香港的工人，他们先从海路至缅甸仰光，再转车北上抵达雷引；在云南也招了一部分工人，主要是保山、腾冲一带的汉族人。

该厂由美国“道格拉斯”公司提供资金和技术，国民党航空委员会在厂里建立监理处协助管理，凡事都由美国人做主，监理处只是协助而已。

1940年陈纳德领导的美国空军志愿队成立，雷引飞机制造厂给陈纳德的空军志愿队提供方便，成为他们的基地。这支部队在美国参战后，改为美军第十四航空队，隶属史迪威将军指挥。

南山飞行场设在雷武寨一带，因有一条小河叫“南伞”，故称为“南山”。它是国民党空军的军用机场，负责人先是曾桐，后是钱昌祚，两人均系美国留学生，将军级官衔。该机场距雷引飞机制造厂约五六公里。雷引飞机厂造的飞机均由美国人试飞，经中国空军技术人员验收后，由曾或钱在验收合格证上签名并付款。飞机由美国人驾驶到南山飞行场移交中方国民党航空委员会。

美国政府对这个厂很重视，中国军人一般不许进入雷引机厂，军需物资及生活用品（甚至“骆驼牌”、“幸福牌”、“结斯牌”香烟）都从美国空运来。

1942年4月，当进入缅甸的国民党军队主力在曼德勒以南与日军作战之际，日军第五十六师团乘虚由棠吉攻占腊戍，以装甲车为先导，用汽车载运步兵的快速部队沿滇缅公路挺进，瑞丽受到威胁。4月20日前后，雷引机厂开始撤退，前后共分三四批，美国人率先撤往印度，最末一批于5月1日撤退，将钢筋水泥的厂房及搬运不了的机器等物资统统炸毁、焚烧。繁华一时的雷引街毁于一旦，工厂成为一片废墟。日军于5月3日占领了缅甸的八莫，因此，最后撤退的那批人马只好从缅北经畹町撤至昆明。飞机厂搬迁至印度加尔各答后，仍然继续为中国制造飞机，为抗日战争服务。

(张建章整理，1985年1月)

上海卷烟工业概况

经 伦*

自1938年我担任上海华美烟厂厂务负责人开始，后在1940年自设华明烟厂，一直到1955年9月公私合营，1956年与华成烟厂合并，1960年转业为止，前后从事卷烟工业二十二年。在敌伪时期，我还曾一度担任过同业公会常务理事，与同业接触较多，因此对上海卷烟工业的情况有所了解。愿以记忆所及，谨述于后。

一、上海卷烟工业的变迁

以上海为中心的中国卷烟工业的变迁，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①创始时期；②“五卅”前后；③抗战时期；④胜利之后；⑤解放之后。

在创始时期，上海几乎全是洋商之天下。自海禁开放以后，外国卷烟即随其它洋货陆续输入。到1890年美商老晋隆洋行即有大规模的输入，牌名为品海牌。在1890年前后，先后还有美商玛斯塔德公司和英商威尔斯公司，均以输入卷烟开始到在上海陆续设厂。到1902年才由六家英美烟厂合并成一烟草国际托拉斯，定名为英美烟公司，在上海浦东设厂。到1908年，英美烟公司又去汉口设厂，1909年在东北设厂，1915年扩充上海浦东烟厂，1922年又在天津设厂，1925年又在青岛设青岛烟厂。外资在中国设厂者尚有意大利人和日本人，但均因竞争不过英美烟公司，先后被迫撤退。

华商厂自1902年开始出现，天津有北洋烟厂，上海有三星烟厂。到1904年因美国限制华工入境，酿成虐杀华人惨案，激起全国人民的公愤，群起抵制美货。从这年开始，华人设厂有所增加，先后有华侨简照南1905年在香港设立广东南洋烟公司，另外在山东烟台等地亦有华商设厂，1908年又有王维琯在上海开设德隆烟厂。

1912年辛亥革命，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华商卷烟曾畅销一时。南洋烟厂在1916年又在上海设厂，一度曾为英美烟公司之劲敌。在南洋烟厂的历史上以1913~1919年为黄金时代。华商烟厂虽几次乘抵制外货运动和世界大战良机，有所发展，但英美烟公司资金庞大，工艺较高，并网罗了一批买办阶层为之效劳，再加上申通官府，对华商烟厂压力甚大。因此华商烟厂在“五卅”运动之前，始终未能与英美烟公司真正较量。

1925年“五卅”惨案之后，上海全市罢市罢工罢课，全国人民奋起齐心抵制外货。在这之后华商烟厂才开始有所发展。华成烟厂就是在“五卅”运动后趁此东风一跃而

* 作者曾任华明烟厂总经理，同业公会常务理事。